

錢塘縣志卷之三十六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嶮纂

外紀

外紀者何志以外之事也其有記述未能詳義例無所屬者盡彙於是編自野史稗官以及叢談瑣語凡有一言一事可以勸可以懲採而輯之寧踈漏毋濫摭焉然其間都邑之源流與古今得失興衰之故亦畧可睹矣至于幽怪夸詞香奩艷語母足勸懲茲槩不錄志外紀

錢塘縣志

卷之三十六

外紀

一

三代時杭爲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也故相傳有大佛頭爲秦始皇東遊纜舟之石官巷口乃官港口羊壩頭乃洋壩頭之說也至漢封吳王濞于此稱賁海富國其人輕悍則知非今之都會而純良之民矣隋方築城胥山猶在城外西北鑿石爲棧道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故曰立子胥廟于江上畧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彼時縣治在錢塘門正此數耳李紳西陵詩曰猶瞻伍相胥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沙方漸漲地

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考其時乃宋璟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鉄幢遂爲通衢去胥山已三里矣及紹興間沙又漲遠遂如今日云

杭城創于隋楊素週止三十六里斯時蓋吳山東南皆江而西北尚是石之棧道至五代錢王則又新築羅城于外自秦望山有門曰龍山東亘於江干其門曰保德旋至湖墅夾城巷口其門曰北關西泊于錢唐湖直至于雷峯塔前其門曰涵水循城慈雲嶺直上而南週七十餘里宋建炎間但增築內城于鳳凰山

下因宮殿也元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自是內外城或存或無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有浙西復併修築自艮山至螺螄以東則視舊城拓開二里而絡市河于內自候潮至鳳山以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山于外北比舊則拓視新爲縮泄湖水爲隍而城焉計其數週六萬四千二十尺高三十尺厚四十尺而殺其上至今因之今鳳凰山報國寺乃宋宮址也鹽法察院前爲城頭則正舊城之基也湖墅曰夾城則外城直環于彼也生于斯者可不知焉

杭山之來龍餘杭之天目山也晉郭璞有詩曰天目山
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
年來出帝王後宋高宗中興建都于此乃詩之驗矣
及度宗甲戌天目偶崩京城騷動時有遷蹕之議當
時亦有作一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脉露危
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未幾宋鼎果
移此固天地之大數亦有關於山川之氣脉者

寰宇記云天目山有二水一條東流經於潛臨安百五
十里至餘杭爲苕溪又東三十里抱錢唐又東北流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一

外紀

三

六十里過湖州入太湖一條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
廬之水滙于錢唐此郭璞所謂天目兩乳也南山如
龍北山如鳳此郭璞所謂龍飛鳳舞也海門一日兩
潮日輪正從鰲子門上此郭璞所謂金星也南渡帝
王都會郭璞已留識記蓋預知五百年潮打西興然
後爲帝王都會也

杭州城門之名遞有更革東城五門曰候潮曰永昌

舊名

新門俗呼草橋曰清泰

舊名崇新俗呼螺螄

曰慶春

舊名東新俗呼菜市

曰艮山

俗呼壩子西城四門曰錢湖

在清波上

曰清波

俗呼暗門

曰湧

金舊名

曰錢塘南城二門曰鳳山

宋名嘉會元名和寧以其當國之南

俗呼

曰清平

今閉在正陽下

北城二門曰天宗

俗呼小北今閉在湧金下

曰武林

舊名餘航俗呼北關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爲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爲所壞因呼爲羅刹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正謂此也淳熙志曰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没今不知所在

郎瑛云杭地近江泉水皆鹹唐李泌爲杭刺史時開六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一

外紀

四

井引西湖之水以利民五代宋時又濬大井沈公井然皆在西北蓋宋以前杭惟西北乃陸也今東南之地多沙場所漲者杭井甚多皆清冽佳味而近于江者亦不聞鹹焉又豈志書之妄哉嘉靖己亥浙西半歲無雨井泉俱竭惟吳山郭婆井自石壁流出宛如平日而他井之至深者惟可潴取之味多鹹然後悟自唐以來地日漸高鹹惟潤下土且滲之則井水俱淡矣

吳山之麓有大井乃吳越王時韶國師所鑿其水泓深

寒潔異于衆泉宋淳祐丁未大旱城中諸井皆竭獨
藉此水安撫趙與憲奏爲祠覆亭其上井口甚巨往
往有冤抑者投于中紹興中太尉董德之作大木石
板甃之面開六眼時夜聞井中有人叫你幾個怕壞
活人我幾個幾時托生木石旣損仍多落井者弘治
間叅政周木復甃之面界五眼至今存焉

杭治自隋以來在鳳凰山下今萬松牌樓地也五代錢
氏有吳越卽以州治擴之依山阜爲宮室其子城南
門曰通越北門曰雙門建炎三年高宗詔以爲行宮

至紹興元年詔守臣徐康國營建宮殿復展大之徙
州治于清波門內德佑二年宋亡明年爲至元十四
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宮室焚毀殆盡後十四年西僧
楊璉眞伽言于朝卽其基爲佛寺五曰興元曰報國
曰尊勝塔曰般若曰小仙林塔元末張士誠據杭城
毀塔爲城四寺俱廢止存報國焉計其地南自勝果
入路北入城環至德侔牌坊東沿河西至山岡自地
至山隨其上下爲宮殿云

杭城四潛邸佑聖觀乃宋孝宗潛邸開元宮寧宗潛邸

後爲理宗公主之第龍翔宮理宗潛邸舊在後市街
元至元中遷于城西北隅宗陽宮度宗潛邸也

宋祀典之地園丘壇龍華寺西社稷壇慈雲嶺上太廟
今察院依山東太乙宮今祖山寺西太乙宮今和靖
墓北九宮神壇今菜市門外一里許籍田先農高禩
等壇今天龍寺處海神大祀壇今菜市門外太平橋
東景靈宮倣漢原廟之制今寶笈觀北

宋勲臣甲第張循王浚府在清和坊裏楊和王沂府今

洪福橋對長春巷右街之太渠尚是舊開也劉鄜王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一

外紀

六

琦府與韓蘄王世忠府相連皆在北司馬坊對劉居西

韓居東也岳武穆王飛府今北司銀瓶娘子廟連東

鄉建郎官宅在井亭橋南七官宅在郭婆井省院官

宅在開元宮前十官宅在睦親坊三官宅在潘閭巷

宋宮署左右丞相叅政知樞密院僉書府俱在今南倉

前大街口六部又在南一帶學士院今洋洋鋪處三

省六房院今三橋子西樞密五房院今洪福橋西國

史院安榮坊上秘書省今布政司北御史臺一在清

和坊裏南新街牌對一在今織染局太常寺亦是局

地宗正寺玉牒所今察院地大理寺在車橋西司農
寺將作軍器監俱在今侍郎府側臨安府貢院在錢
唐門外禮部貢院在觀橋西渾儀臺太史局今至德
觀後山國子監今北司門內五道之地武學卽其街
之東仁和縣今梅家橋錢唐縣今錢唐門內北太醫
局今通江橋北惠民和濟局今官巷口北六部架閣
庫今天水院橋後法物庫今梅家橋行用庫今鎮守
府南驛名樟亭今跨浦橋南江岸北驛今賣魚橋南
都亭驛今泥路西班荆館今赤岸以上官署可指其

處者如此其不同而疑似者則闕焉

錢武肅王鐵券詳見吳越備史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
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
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
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
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
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
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跡漸染

齊人爾披攘兗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
靈其機也氛清其化也疲羸泰極于粵於塗炭之上
師無私焉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
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
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襲其金
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太華有如拳之日惟
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
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
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陸遊跋鐵券

文云唐昭宗軋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錚賜吳越武肅
王鉄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始兼領鎮東節
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州而鐵券適
至蓋其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八朝以所藏玉册鐵
券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于
朝時忠懿王已薨太宗復以册券賜王之子安僖王
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薨券傳仲子
霸州防禦使晦霸州侍仁宗燕間帝問先世所賜鐵
券欲見之霸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書之

未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
主某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實
藏臥內狀如篔簹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錄本于武肅
諸孫樵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文僖書帙
亦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
所領鄧州節鉞也 案鐵券之制形如瓦方廣約一
尺五寸文用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元
兵南下家人竊負以逃而死于難券遂莫知所在越
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

水中漁者以斧擊之因棄諸幽一村學究得之有報
于錢氏用十斛穀易歸藏于宗子世珪處明洪武二
年太祖大封功臣下禮官議券式學士危素奏聞世
珪子尚德捧進上御外朝與閣臣李善長等觀之詔
鏤木爲式仍命給還錢氏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
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唐當時稱爲使不
辱命

相傳杭賦在唐時最重吳越納土之日賫圖籍之臣慮

其爲民害虛言被風沉冊于河太宗令補闕王永往均吳越田地永以錢氏稅每畝一斗上言至今杭越糧稅因之如王永者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而賈圖籍之臣其有陰德于萬世者矣

梁開平四年築捍海塘怒潮急湍晝夜衝激版築不就王乃採山陽之竹法矢人造爲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硃煉剛火之鐵爲鏃命強弩五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隻每潮一至射以一隻射及五隻潮乃退東趨西陵餘箭埋于候潮通江門浦濱鎮以鐵

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以大竹破之爲籠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橫爲塘依匠人爲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際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旣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漸積岸益固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付江淮發運使李溥同供奉宮盧守勲按視依錢氏立木積之制仍令守勲專掌其事

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幢因名鐵幢浦今其鐵箭尚存故老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輪護

其址而以鐵絙貫幢榦且引絙維于塘上下之石撻
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

初董昌苛虐于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克貢獻及中外
餽遺每旬發一鋼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疋
他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風水雨雪違城則皆死
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率民間財帛減戰士糧及城
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散
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

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
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
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禿楊
璉眞伽造塔于行宮故址欲取石疊塔時杭州路官
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太學改爲西湖書
院碑閣俱廢明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于
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暗臥草莽
間已十缺其半宣德元年御史吳訥屬郡收緝凡得
百片實之府學大成殿後兩廡向微申屠之力此物

安知其所耶惜其人無所考耳又有高宗自製伏羲堯舜湯武孔顏曾子贊并書仍小書七十二賢贊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惟秦檜之文訥盡令磨去之矣

高宗妙悟八法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四方奉獻無虛又開權場搆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品題者盡皆折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者原委授受歲月邈不可求爲可恨耳

高宗幸杭有日者姓楊召問之楊奏曰自今可賀矣杭字于文離合之有兀术字且杭者降也兀术其降乎古無仁和縣五代錢鏐始割錢塘鹽官二縣之地爲錢江宋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喜曰此京師城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爲首縣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說上

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
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毀考亭
陰援元定而元定亦因是得謫云

高宗六飛未知所駐常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
觀錢塘表裏江湖之勝則嘆曰吾舍此何適時呂頤
浩上書于帝曰金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錢唐足
以避其鋒代其謀帝意遂決有謂士大夫溺于湖山
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
從與貶號若奠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頤浩也或

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程史云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
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
陜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
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周廬之衛止焉朝天
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
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
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
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燬猶不能決去請以

其侄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冀復居之言者請罷烜并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室右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寧宗皆生是間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云

康伯可云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校橋下皆千葉白蓮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六

外紀

十四

花御几御榻至于瓶爐酒器皆用水晶爲之水南岸皆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二百人

秦檜故第卽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紹興末檜卒值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積府墻及門有無名子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于鄆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 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韓侂胄故 阜開僖未罪逐後改爲

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祗冰山廣
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
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踪不知郿塢金多
少爭似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
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帑主具
言當日所得止九千緡物耳飛握重兵許久家無餘
財其斃于獄也實因其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
尸出葬于北山之濱身素有一玉環順繫之腰下樹

雙橘其上誌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家必求
必懸官賞及是汝告焉後果購其座不得以一班爲
賞隗之子始告官悉如所言時無他珠玉爲殯而尸
尚如生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洵來聘因問岳帥以何罪
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洵笑曰江南忠
臣善用兵者止有岳帥也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
古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
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無一語而 秦檜約

束勿以奏卽以不職罪其人

宋岳侯死後臨安兩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皆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跡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檜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至有死者

癸辛襍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四五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吃樁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錢塘山水密邇城闈環列如屏障籃輿蠟屐遊不數日可覽其槩若幽邃變態雖終年未易竟也宋文帝云天下五絕皆在錢塘曰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楷書褚行圍碁徐道度療疫褚行坐父罪死于法悅詩亦不傳蓋一時之談未足盡後來之秀也

宋時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携之而來

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着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此天生地設好處也語雖粗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勢爲可喜也

錢唐西湖舊多行樂處孤山爲最勝宋建四聖延祥觀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遷北山又建西太乙宮西出斷橋夾蘇公隄皆植花柳時有小亭館可憩息有迎眞觀黃庭殿結構之巧丹雘之麗直擅蓬萊之勝四聖觀雖建于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孤山之

陰有一山亭在高阜曰歲寒宮繚繞亭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蓋盧董二璫以內府錢糧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資建二閣楊璉眞伽旣奪爲僧窟今皆無一存矣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光爭閃爍周密云余居在積慶山嶺每夕觀之凡二十餘年無少差也

癸辛襍識云杭之霍山張眞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

兵火後漸至頽圯辛卯朱宣慰運米入京自登萊拋
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風怒作急下釘鐵猫折
其三四柁幹鐵稜軋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
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忽于黑雲中雷霆有聲出大
黃旗上書霍山二字于是舟人許以再新殿宇須臾
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崇建鼎新云

武林右司理院昔爲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
夕或現一燈于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
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並

于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吳山三茅寧壽觀有唐鐘本唐澄清觀舊物紹興間有
金聲震于太湖漁者莫能致湖濱寺觀爭以舟迎獨
澄清觀迎之鐘凌波而上一引入于舟內丙辰九月
二十四日戊午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仙所造河東
薛泚爲之銘曰上德願而鑄洪鐘仙聖佑而人天從
霜朝聞兮窈窕月夜聽而雍容蓮花生而腰淨頂銜
饒于盤龍響上徹于天外聲下徹于九重庶長空于
鬼獄魔屏跡而潛蹤

宋故內觀堂有黑漆厨內龕二石高數尺其一有六星
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呈祥其一有七星亦隱起而
色白刻曰北斗降瑞觀堂後化爲佛寺此石莫知所
在

青磁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秘色又曰出錢王唐陸龜蒙
有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寒開奪得千峯翠色來
好向中宵盛沆漉共稽中散鬪傳杯則知不始于江
南與錢王也近臨安者亦自燒之殊勝李王秘色

金魚不載于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蘓

子美六和塔詩云泐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
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則始于
宋生于杭矣

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練余不知其所自
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團練使
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
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強團練宥之足以勸忠也遂以
藥附創送歸于唐故至今以爲美諺

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

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氏乃本朝國
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
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牡丹唐時邑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得
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携酒賞之張祐有風流都是
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之句宋吉祥寺獨盛蘇子
瞻有牡丹記叙靈隱寺蓮花峯下紅辛夷及菩提寺
南漪堂杜鵑縣治羅江東隱手植海棠元祐時猶存
皆右名而玫瑰花則宮院都採之雜腦麝以爲香囊

鳳仙花之名則女花由李后小名鳳娘六宮避諱耳
湖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六種而史正志
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種以黃爲首其品甚多有
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紋純白茸綠鶯黃二色銀臺
者今復種種間出他如滿覺壠之桂花北山之梔子
金燈南山之李花石雲山之蘭蕙六橋之桃花芙蓉
彼河陽空得花縣名若錢塘眞花縣也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唐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
澄于京師得此花始植于庭攔園甚密他處未之有

也時景方濃僧設油幕覆其上會稽徐凝自富春來
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慙愧僧閒用
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
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撲在含芳只
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

錢塘縣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黃州元
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
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錢塘林逋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遊天聖中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六

外紀

二十一

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
見其頽陋卽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其畧曰
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和石一片拜世軒榮
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
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清閒鉅公出鎮藩服亦常
顧丘樊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往駕一式廬
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纓蕤之盛集攄風
雅之秘思率以賡載始成編軸且復構他山之堅潤
刊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縟相照輦植置立賁于

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
景佑初逋尚無恙范文止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
由不願仕堯舜豈遣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
醇其激賞如此

林逋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逋投一啓其
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
格古功名之事候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失
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束帛而已

宋時錢塘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冲晦居萬

松嶺一菴岩堯于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正與孤山
相對而和靖之廬隱見于烟雲杳靄間遐想高風令
人慨然也和靖廬孤山有一室在靈雲澗側旦晚多
居之二人相較和靖名尤高冲晦以教學顯嘗戒其
孫徐切曰凡我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永無兵燹
也

東坡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喜至祥符寺
琴僧惟賢房間憇至則脫巾褫衣露股榻上令一虞
候搔及起視其岸中止用一蔴繩約髮耳又築新堤

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
築堤人飯器滿貯陳倉米一器盡之其平生簡率如
此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久之
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
方鼓箏年方二十餘風韻嫵雅綽有態度曲未終翩
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
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
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寒情遣誰聽烟斂

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
杭之西湖有一倅閒唱少遊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韵云
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譙門非斜
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韵否琴卽改作陽字韵云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
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烟靄茫茫孤村裡寒
鴉萬點流水遶低墻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
囊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
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

賞之

晁補之無咎年十七從父官杭州著七述言錢塘山風物之麗時東坡爲通判正欲作賦見之稱嘆曰吾可閣筆矣坡公之能推善如此

陸游跋林和靖帖云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陝郊魏仲先錢唐林君復二人又皆工于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絕人予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六

外紀

二十四

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和靖工書人多不知其所著書有西湖紀逸一卷摘白圖一卷姑熟志五卷省心銓要率皆不傳而和靖詩集三卷乃諸孫大年緒集

沈文通邁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敖卽作薄媚及狐狸者也粗有材然輕薄無行後文通至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下惟敖驟轡揚鞭而過文通立遣人搶至顧掾吏按罪卽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雀徽蟾

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于樓下決之可
爲輕薄者戒

宋孫力道名朝宗在鄉校有舒氏孀婦挾二孤年侵老
嫁無售者力道憐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
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風姿貴官達宦
爭欲婿之者力道皆謝去遂歸爲舒氏婚時婚舒氏
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歡如平生世稱劉廷式之
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庭式哉

葉曙臬鄉師事林逋天禧末錢唐有巨石浮于江太守
問逋逋以問臬鄉乃按樵子五行志以對歷歷皆驗
于是人服臬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宋潘閻遨遊浙江詠潮著名有好事者以輕綃寫其形
容謂之潘閻味潮圖

葉石林云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
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詩僧
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
面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窸窣皆有光微
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

無所有以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
詩記之云霜風獵獵捩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
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
一洒然也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春日偕沈明清同遊西湖至
普安寺于窓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疑是遊人
歡洽所分而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明清云淒
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不減唐人本事詩
矣

陸游云赤岸有班荆館小休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
宴之地是也距臨安三十六里城北爲臨平太師蔡
京塋其父準于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
如駱駝塋于駝之耳而築塔于駝之峯蓋塋師云駝
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已云誰似臨平山
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
是蔡氏塋後增築耳京貴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
飾臨平之山正指此也

宋高宗聞吳益遊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云 此

白衣種年心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喙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竄甲木也元運絕于甲辰已開先于貞白之詩宋烏喙粟于甲木又開先于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也哉輿鬼托枯骨之靈靈禽托宋烏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又案元文宗生于甲辰紀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胡笳曲負宸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

或問宋國祚于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貞白弘景號晞髮道人謝翱也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摇摇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巳亥僞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斃城塔亡而元亦馴至于亡矣明洪武元年戊辰太祖遣工部主事谷秉彝卽北平索飲器于西僧汝訥鑿藏深惠詔應天府

尹亟座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上覽浙省進
宋諸陵圖遂命啓座南歸藏諸舊陵云嗚呼 帝泉
壤之寃至是始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得以伸考其
顛末似亦有數存焉蓋林唐二義士與羅陵使收拾
遺骨並載輟耕錄第多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
節可據鄭傳因前後不同反失証據癸辛錄年月同
失理宗首一節爲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
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
臣宋景濂高季迪并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
未備觀者詳之

李太尉者故宋巨璫國亡爲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
常過葫蘆井揮涕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
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
兩 俱秃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繳一金
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其言宋時每
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
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史官別居一宮宮
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觀此二事

習讀者亦佳又刻文選于建寧又欲刻戰國策及注坡詩以海陵顧注爲祖而益以他注其外金石之文二人極多如祭器碑版兩山石壁題名二人誤國固不足取而于文事猶能用心者矣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楔帖命婺州王用和翻刻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版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皆不逮也于是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

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菴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

新安汪立信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

倒施鄉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仰當天心
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
今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
干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
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
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檄有事則東
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聯絡應援選
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

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
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劇
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
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襯之禮則請備以
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
寇立信卒子高郵伯顏得其上策嘆息曰宋有是人
有是言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氏詩云厚我籓
籬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眞如轉竟用

先生策第三

臨安三學之橫盛于景定淳佑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相亦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賄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叩閭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訴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

大全終于得罪而去至于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重其恩素豐其餽餉撥學田種種加厚于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夫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

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日之臧決配南恩
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宋時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支蓼花三果取早
離了之讖遇山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
和靖爲落蘇林故也可發一笑

上庠齋碑亦有關係雷宜中爲成均時立三槐市于學
前市字似弔字卽時學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心齋
立斗魁牌當時十三人遇省試旣而徐撫死以斗字
止爲十二也薦信齋立德聚牌時本齋一十四人赴

會試僅二人蓋德字雖有十四字而聚字乃二人之
讖也

宋南渡後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
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之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
一家文體幾于中復淳佑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
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卽可以釣致科第自此非四書
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
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爲變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
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

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

宋有士人嘗于錢唐江漲橋爲狹斜之遊作樂府名玉
瓏璫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鈎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
相識淺顰低拍嫩紅輕碧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爲
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踪跡
得得得其後朝廷復收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
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
人曾共着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
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記得吳家心字香玉窓春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一

外紀

三十三

夢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張叔夏過錢唐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
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有碑石在荆棘中惟存古桂百
餘予爲賦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
南圃東窓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
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
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含香珊瑚碎擊
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
水人家斜照西林夫古來花石之盛莫如唐之李贇

皇與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臨安園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所謂慶樂園者其峯磴石洞隔代猶存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杭城中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陳家者已鬻之而拆去矣止遺一坎許氏者已屢易主矣吁此奢僭之尤者也君子貽厥孫謀當訓之以勤儉慎毋蹈此而取誚于後人焉

宋季琴士汪水雲元量工于詩後從謝鉞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善賦詩亦水雲教

之水雲集中載宋舊宮人詩有序云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束書告行此懷愴然定知夢先過黃河也一時同人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爲贈他時海上相逢當各說神仙人語又豈以世間聲律爲拘拘耶王清惠云朔風獵獵割人面萬里歸人淚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粟酒千鍾爲君勸陳眞淑云天山雲片落紛紛醉擁貂裘坐夜分明日馬頭南地去琴邊應是有文君黃慧眞云萬疊燕山冰雪勁萬里長城風雨橫君

衣雲錦勒花驄此酒一杯何日更何鳳儀云十年
客身如病一曲剡溪心不競憑君寄語愛梅仙天理
見時人事盡周靜真云燕山雪花大如席馬上吟詩
無紙筆他時若遇隴頭人折寄梅枝須一一葉靜慧
云塞上砧聲响似雷憐君騎馬望南田今宵且向穹
廬醉後夜相思無此杯孔清真云瘦馬長吟蹇驢吼
坐聽三軍擊刁斗歸人疲馬不須忙爲我更釀蒲萄
酒鄭惠真云琵琶撥盡昭君泣蘆葉吹殘蔡琰啼歸
見林逋煩說似唐僧三藏入天西方妙靜云萬里秦

城風浙浙一望蘇州雲羃羃君今得旨歸故鄉反鎖
衡門勿輕出翁懿淑云金門夜醉紫霞觴乞得黃冠
還故鄉一似陳搏歸華岳又如李泌過衡陽章妙懿
云一從騎馬逐鈴鑾過了千山又萬山君已歸裝向
南去不堪腸斷唱陽關蔣懿順云十年牢落醉穹廬
不用歸榮駟馬車他日倘思人在北音書還寄雁來
無林順德云歸舟夜泊西興渡坐看潮來又潮去江
草江花春復春山青水綠原如故袁正淑云抱琴歸
去海東濱莫逐成連覓子春十里西湖明月在孤山

尋訪種梅人又水雲歸吳後宮人寄詞調長相思章
麗眞云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
流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袁
正眞云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
中採芙蓉賞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又
金德淑望江南詞送水雲還家云春睡起積雪滿燕
山萬里長城橫縞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
華亭彭瑋云輟耕錄記載發宋諸陵事按元世祖二十
一年甲申桑哥爲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眞伽相

表裡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乙酉正
月桑哥矯制可其奏于是發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
哀諸帝遺骼建白塔于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
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奴事敗飲器亦籍入于官
以賜帝師發陵時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
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
冬青爲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
之夢果生子珙爲名儒羅雲溪爲傳其事謝翱爲托
叟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

二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日昨日冷泉之
遊樂乎朕宮中亦有此景既至見疊石引泉象飛來
峯者而冷泉中揭畫一幅乃圖吳野服濯足且御製
一詩其上因以賜之

天台左與言工樂府清新嫵麗樂籍有名姝張濃者色
藝特妙與言頗顧之贈詞極多有盈盈秋水淡淡春
山及帷雲剪水滴粉搓酥等句後濃委身勲臣家疏
封大國紹興中左因覓官行闕暇日行湖山間忽逢
車輿盛甚中覩一麗人褰簾顧與言而顰曰如今若
衣東渡遂入空門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六

外紀

三十七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舫花輿徧覽南北
二山之勝置宴于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
絲傀儡爲戲者名爲迎春黃胖韓命族子咏之卽題
一絕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
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禍作
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居
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

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者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甚寒劇且覺腹餒久亦不設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爲無故爲闖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戶間羅列奩筐數十紅布囊亦數十凡褚幣薪米酒穀甚至香茶適用之物無所不具蓋此璫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

賈師憲嘗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夸其援鄂之功也又刻全唐詩話三帖

蓋卽唐本事詩中事又嘗自選十三廟國史及會要雜說中事如類說例釐爲百卷名悅生堂隨抄刻成未及印書遂不傳其所援書多有目所未見者廖羣諸書則始于景開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雖夸張過實然文字古雅可喜江子遠李祥文皆有跋其後刻九經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本經人點對又圈句讀極其精妙皆以撫州單抄清江紙造油烟墨印造其裝飾至以泥金爲簽然或者惜其刪畧經注爲可惜耳所刻韓柳文尤精好又節二禮本傳以便童蒙

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舊傳子胥爲濤神自宋以前有禱輒應大中祥符五年間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日設醮其青詞學士院前一夕降付觀則其時香火之盛可知矣

古篆無佑佑卽右賜佑聖額篆者爲右羽流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旣從佑字則不當用篆觀爲孝宗潛邸是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爲之拜跪旣卽大位賜邸爲觀蓋龍潛初志也眞聖殿潛邸正寢也寢傍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孤山涼堂西湖奇絕處也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株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將命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亟命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盡一斗則繪一壁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矣駕至周行壁間深加嘆賞乃重賜照焉

九里松三字吳傳朋說書說出知信州朝辭高
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書九里松牌甚佳朕亦嘗
書之終不迨卿當復以卿書揭之松門其後三字以
金塗之紹興二年頒黃庭堅書戒石銘于郡縣亦用
金書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

湧金門外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霁重塑
五王像旒冕珪服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一陳自强
一師霁見諫臣師易論䟽第云師霁自貌其像時韓
陳猶在不敢指斥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

廟號昭貺祀尙書兵部郎張公夏也夏字伯起景佑中
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
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濤旣成
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廟于堤上嘉佑贈太常少卿
政和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并賜今額紹熙增靈感
字紹興增順濟字考其本末初無神怪事今相傳以
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恇憤盡抱所書牘
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
說堤成而潮亦退蓋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

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何如乎沿江十二里上至六和塔下至東清門正昭貺所築今皆諉之錢王則謬矣

杭州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疊著靈異凡遇旱潦必禱之嘗考釋氏紀錄自後晉天福己亥僧道翌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竒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後漢乾佑戊申有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

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梵天寺繼時霽雨四境沛足則自有像已四百餘年其著靈已久矣

靈隱寺主僧元肇號淮海宋時有松大數十圍史相當軸遣人伐松松與月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青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來

宋濟顛僧有小石像在淨慈羅漢堂常有大佛寺化緣一疏墨跡猶存疏云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

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
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
佛或揚眉或罄咳何處更叅慈世尊氣象清新規模
宏大雪霜凌爍風雨洗磨屋勢厭頭人難住足神鬼
近將于悲泣幡花莫稱于莊嚴雖憑後學維持實賴
衆人着力欲更新好寧免經營逞斧般斤日下指揮
于風動明珠大貝目前立望于雲齊豁開歡喜善門
便是菩提徑路雕甍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
窓湖水倒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彊其玉泉古

風一篇亦清冷可誦相傳未出世時嘗爲諸生云
相傳吳山降乩詩絕佳三茅真人云深深門巷老翁家
自洗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
華柳杏詩云岸曲紛紛已弄烟園林默默欲爭燃何
人折取歸深院兩樣風光在目前鄭文選九洞云拖
露搏風海嶠來觚校寂寂自樓臺春光不比承平日
淚眼看花薦一杯張君有眉山書房吏人云八千里
路到杭郡城郭人民幾變遷惟有吳山青不改令威
何日是歸年浩然齋詩宇宙寥寥一殼中前瞻無始

後無中可憐坐井觀天者心境何人似此翁天放云
胡君此號出蒙莊凜凜霜蹄徧八荒不受人間籠絡
手石龜要著海生桑蘭渚云光轉東風弄暖天永和
人物尚依然誰憐紉佩淒涼客荷策愁吟楚澤邊

宋僧溫日觀居葛井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
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
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
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
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必躬爲進藻豆其法

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卽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時錢唐陶禹錫名與登進士第其高祖謂之陶四翁
開染肆嘗以四百萬錢市紫草有駟者至視之曰此
蒸壞草也澤皆盡矣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
無憂某當爲翁分諸小染家明日駟者至四翁盡取
草對其人一熟而盡曰寧我誤豈可誤他人耶時陶
氏資尚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數人

師其姓者家居拱北樓之西其家營利非一端而打銀
其一也暗門外慧光庵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孫

以陋故不嫁頗挾嫁資師一日訪之無著出一銀
盒重二十兩塵土蒙坌師鎔之師持盒至家剪開乃
赤金也復果合叩無著始知其爲赤金若師者營利
者也而設心若此可重也事載鄭元祐遂昌雜錄

江漲橋有富人王氏嗜鰲每食羹焉一日其庖者炮鰲
已熟矣揭簽蓋有一大鰲仰伏于蓋頂乃復入釜中
須臾揭之其鰲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厨適臨河乃縱
諸河羞餘鰲以進主訝其少以爲盜之也鞭之脾流
血庖人痛甚臥灶下旣覺頓覺痛止視兩脾則青泥

封其瘡訝之俄而見鰲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
具以實告主感其事遂不食鰲後遂捨其廬爲寺卽
黃家寺是也

王明清揮塵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美成以待制提
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
仙一闋旣覺猶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
方臘起逮其鴟張方還杭州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
始入錢唐門但見杭人倉皇奔避視落日半在鼓角
樓簷間卽詞所謂斜陽映山落斂餘霞猶戀孤欄角

者應矣當是時狂寇嘯聚徑自睦將直擣蘇杭聲言
遂據二浙浙人傳言內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
不可往是日無處得食飢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
何往者視之鄉人之侍兒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昃未
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飲數杯散
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
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綉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
覺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漲橋諸
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

宿其上卽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醒眠朱閣是應矣旣
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楊州未及息肩而傳聞
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
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
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
以疾卒別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于身後
矣美成生平好作樂府夢中得句而字字俱驗卒章
又應于身後豈偶然哉

輟耕錄云元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

百二十四里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州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楊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

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後割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遂昌雜錄云元尤公久于江南探諜南土人品皆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楊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名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就觀中訪之觀主大驚尤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叩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意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

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鍵戶出偕行廊廡間平章敬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閬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也尤每見杭州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必停車戒之曰汝輩尙瞢瞢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徭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尤出必羣擁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尤必使之前以大

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與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尤始

中書左丞葉公愚李錢塘人宋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李泥金餘齋扁不法令獄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個麻糊李卽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是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筆裡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心好上帝王書遂遭黜流嶺南放還與似道遇諸途李贈以

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
何如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匡州戶人生會有相
逢處客中頗恨乏羊羔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
京上書時相并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固常進呈
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後獻之世皇詔鑄板行用
云

樊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烟波閃閃海
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
看潮來其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刀抽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一

外紀

四十八

矢馳射于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
死之

元末酸齋貫雲石隱居錢唐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
虎路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
久不能就一叟曳杖而至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眞珠
個個圓玉斧砍開頑石髓金鈎搭出老龍涎問之乃
貫酸齋也

蓮池祿宏曰某學使移檄毀淫祠平安坊一畝有劉李
王廟者本土穀神也俱宋人劉王諱給金兵破城

死之史所稱報國自縊者是也李王諱若水史所稱
金人言遼國之亡死義者甚衆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是也蓋里豪于守廟僧有隙朦朧開報學使不知其
詳竟毀之自古毀淫祠者未必皆淫祠而淫祠或反
不在毀中者何限也今二忠臣附三聖廟中臨街以
居里中縉紳無有論恢復之者惜哉

銀瓶烈女宋岳鄂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咏其事者甚
衆惟王梧溪原吉古樂府銀瓶娘子辭五清劉先生
孝娥并銘二篇可誦梧溪辭有引云娘子宋岳鄂王

女聞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
逢感其節孝敬爲之辭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
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
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
愧死緹縈女并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
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
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王墓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
序云浙西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
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按察使梁公大用亭

覆之榜曰孝娥井子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大柱
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
化血血如電憤如鉄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
名不可滅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元時墳
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于王爲六世孫與宜興
州岳氏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
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天台僧可觀訴于官
時何顒貞爲湖州推官柯敬仲以書白其事田之沒

于人者復歸然廟宇寺無寸椽片瓦李全初爲杭總
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已任鄭明德爲作疏語曰
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
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驃姚不逢漢武
徒結志于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于
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寺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
長爲聲冤于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于淵泉豈期
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
蒸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

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
詔條右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
望明有司告之臺省冀聖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
天之靈檄生死爲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
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
建于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
書以求褒贈適趙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勅封
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

于忠肅公匡扶社稷功蓋天壤矣

之獄得不上侵

沂邸之養得近太后非公委曲調停何以至此其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自知不可告人者
故西市之變皇太后驚惋英皇自追悔曰好個于謙
憲皇既立昭雪贈謚夫以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更
以爲德則其始終默運之功鑒在帝心久矣公既不
言外人又不知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洒地知之
者其天乎此見朱國楨湧幢小品可謂能推論其心
跡者